



直面生活本身： 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 研究

To Face Perceptual-Life Itself:
On the Ontological Revolution of Marx's
Hominology

陈曙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直面生活本身： 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 研究

To Face Perceptual-Life Itself:
On the Ontological Revolution of Marx's
Hominology

陈曙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直面生活本身：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研究 / 陈曙光著.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13435-9

I. ①直… II. ①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
IV. ①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9666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 子 信 箱 beishida168@126.com

ZHIMIAN SHENGHUO BENSHEN,
MAKESI RENXUE CUNZAILUN GEMING YANJIU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 mm × 238 mm
印 张：14.5
字 数：33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0.00 元

策划编辑：曾忆梦	责任编辑：曾忆梦
美术编辑：毛 佳	装帧设计：毛 淳 毛 佳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寻根意识：开启存在之维	(10)
第一节 寻根意识：人类与生俱来的超越本性	(10)
第二节 “阿基米德点”：两种人学致思理路的分野	(13)
第三节 寻根之旅：西方传统人学的历史演进	(17)
第三章 遗忘存在：实体存在论人学的坚硬内核	(21)
第一节 寻找“逻各斯”：西方传统人学难以撼动的“存在论情结” ..	(21)
第二节 “循环怪圈”的纠缠：实体存在论人学无法逾越的 “存在论陷阱”	(25)
第三节 遗忘现实的人：实体存在论人学的困境与悖论	(40)
第四章 回归感性：费尔巴哈对存在论转向的贡献	(47)
第一节 “神的主体是理性”：费尔巴哈对神学本体论的反动	(48)
第二节 “理性的主体是人”：费尔巴哈对理性本体论的批判	(55)
第三节 “我欲故我在”：感性直观本体论的滥觞	(58)
第四节 感性直观本体论的意义及其限度	(62)
第五章 直面生活：马克思开辟的存在论道路	(70)
第一节 存在论追究：马克思人学不可或缺的意义维度	(70)
第二节 现代生存路向的开辟：马克思人学彰显的理论旨趣	(76)
第三节 感性生活本体论的出场：马克思人学超越“循环怪圈”的 科学路径	(81)
第四节 直面生活本身：感性生活本体论的深层意义关联 ..	(97)
第六章 方法革命：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的思维之维	(108)
第一节 “现成中思维”向“生成中思维”的跃迁	(108)

第二节	“思辨中思维”向“实践中思维”的提升	(112)
第三节	“共相中思维”向“历史中思维”的转化	(116)
第四节	“单向中思维”向“总体中思维”的跨越	(118)
第五节	“超验中思维”向“经验中思维”的回归	(121)
第六节	“解构中思维”与“建构中思维”的交融	(125)
第七节	“批判中思维”与“变革中思维”的会通	(127)
第七章	价值澄明：感性生活本体论的度越与反思	(132)
第一节	感性生活本体论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了实体本体论的 强大传统	(132)
第二节	感性生活本体论在何种意义上突破了实践本体论的 传统价值	(139)
第三节	感性生活本体论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现代生存哲学的 本体诉求	(146)
第四节	感性生活本体论在何种意义上开辟了西方人学的 现代路向	(150)
第五节	“物质”何以不能成为人之存在的“本体”	(153)
第八章	以人为本：从空想到科学	(166)
第一节	西方人本主义：理论的丰富不等于理论的成熟	(167)
第二节	人本向度：实体存在论人学尚未开启的意义领域	(174)
第三节	以人为本：马克思人学存在论彰显的价值意蕴	(181)
第四节	人本追求：理想回归现实与现实趋向理想的统一	(185)
第九章	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的总体评价	(200)
第一节	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的地位	(200)
第二节	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的性质	(205)
第三节	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的意义	(209)
参考文献		(214)
后 记		(225)

第一章 绪论

从存在论的视阈来看,人学可以分为理论(思辨)人学和实践人学。^①纵观人学思想史的发展,就其主导潮流而言,呈现出一种从理论人学转向实践人学的趋势。这一转向的发动者,乃是马克思。“马克思人学的存在论革命”的研究,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澄明马克思究竟在何种意义上颠覆了理论人学的本体论传统,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开辟了现代人学的“存在论”^②道路。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人学存在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有利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新视域。对任何哲学问题的研究,都只有追究到终极之处,在元哲学层面揭示问题的根本,理论才会彻底,才能说服人。要系统解剖马克思在人学史上所发动和完成的革命性变革,也必须从存在论的视角切入,科学地阐释马克思人学在存在论基础上的革命。因此,人学存在论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

第二,有利于繁荣人学学科,推进人学研究向深度拓展。马克思主义人学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由黄楠森、王锐生、夏甄陶等老一辈学者奠基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人的主体性精神的觉醒和主体性哲学的兴起,人学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① 本章所涉及的理论人学和实践人学的划分,其着眼点在于人学的阿基米德点——人之为人的根据。凡是将阿基米德点建立在思想、观念之中的人学都是理论人学;而将阿基米德点建立在生存之上的人学则为实践人学。理论人学往往表现为实体本体论人学;实践人学实质上就是生成本体论人学。

② 本书所涉及的“存在论”、“本体论”系从西文“Ontology”汉译过来的。“Ontology”一词,受日本哲学界的影响,被译为“本体论”,后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争议一直未断。“本体论”最基本的含义通常被界定为“关于存在的学说”、“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说”。在这种意义上它同亚里士多德所称的“第一哲学”,即研究终极原因或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同义语,或者说“本体论仅仅是形而上学的另一个名称”。参见 William J. Richardson: *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 Martinus nijhoff/The Hague, 1963: 15。可见,“Ontology”译为“本体论”的确容易导致“实体化”的倾向,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均倾向于译为“存在论”。从人学的范围来说,“存在论”即寻求人之存在之最后根据的学问。本文仍遵循国内的通常习惯,主要是在追寻终极“存在”的意义上,将“本体论”与“存在论”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即只是限于用来指称构成任何人学基础理论的一个分支,即关于“人之存在”的理论。

袁贵仁、韩庆祥等知名学者在前辈的基础上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发展繁荣，人学也成为一门“显学”而备受关注。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一方面，部门哲学、领域哲学的繁荣，尤其是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的强势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人学的发展空间，至少是分散了人学的声音，人学的话语权有弱化的倾向；另一方面，随着老一辈人学奠基人逐渐步入老年，中坚力量研究方向的转向（如韩庆祥转向政治哲学），人学研究也呈现某种滑坡的趋向。近年来，人学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无法深入的“瓶颈”阶段，自 2003 年孙鼎国主编的《世界人学史》（四卷本）以及 2005 年黄楠森主编的《人学理论与历史》（三卷本）出版以后，学术界鲜有重量级的专著问世。因此，任何一位致力于人学研究的年轻学者都有责任接过发展人学学科的接力棒，推进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笔者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对繁荣人学学科怀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2009 年 8 月笔者第一部人学研究专著《马克思人学革命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今天，笔者继续对“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展开研究，这对于把握马克思人学的精神实质，推进人学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繁荣人学学科，推进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向深度拓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三，为“以人为本”提供理论支撑。本书在深入理解马克思人学革命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当代价值，并通过系统性的研究，在当代语境中提升和发展马克思人学的当代意义。在当前，主要是为“以人为本”提供理论支持。“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加强对马克思人学存在论思想的研究，可以为“以人为本”提供元哲学层面的理论论证和学理支持，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伴随着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正式兴起，至今方兴未艾。到目前为止，专门研究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著作、论文非常之多，但主要是侧重于建设人学学科、构建人学理论体系这个角度。显然，对马克思人学的研究有待向深度推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关注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研究；进入 21 世纪，学术界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沿着多角度向纵深发展。尤其是到 2005 年，这一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和高度，发表了大量有影响、有分量的精品力作。伴随着对“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这一热点场域的展开与深入，作为其必然产物与结果的是对马

克思哲学存在论(本体论)的研究也呈现出复兴的趋势。具体来说,俞吾金、孙正聿、衣俊卿、杨耕、王南湜、吴晓明、贺来、王德峰、杨学功、仰海峰、崔唯航等学者围绕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出场动因、存在论基础、方法论、思维方式、批判论域以及理论价值等若干方面展开研究,发表了系列论著。大体情况是:

在出场动因方面,学者们认为,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主要观点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回归生活世界的吁求,遭遇现代性,近代哲学自身的困境,等等,都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出场动因。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个性特质、理想追求等也是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原因之一。^①

在存在论基础方面,陈先达、旷三平等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哲学总会有“存在论”的意义,没有本体论就没有哲学,“存在论追究”是马克思哲学不可或缺的意义维度;孙伯鍤、刘怀玉、杨学功等学者认为马克思瓦解和颠覆了传统哲学的实体本体论传统,也超越旧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境界,建构了面向实践、面向生活的现代本体论,推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存在论转向”。但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究竟是什么,学者们则众说纷纭,或曰物质本体论,或曰实践本体论,或曰感性实践生成本体论,或曰社会存在本体论,或曰生存论本体论,或曰历史唯物主义本体论,或曰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或曰实践—社会生产关系本体论,等等。^②

在理论进路方面,贺来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是一种范式转型,是旧的形而上学基本框架的终结,是新旧问题框架的更替,是既有哲学

① 参见陈先达:《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刘放桐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杨魁森:《生活世界转向与现代哲学革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等。

② 参见陈先达:《处在夹缝中的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孙伯鍤、刘怀玉:《存在论转向与方法论革命》,见赵剑英等主编:《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杨学功:《传统本体论哲学的终结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现代哲学》2002年第1期;崔唯航:《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旷三平:《“社会存在论”:抑或一种唯物史观的现代假说》,《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俞吾金:《对马克思实践观的当代反思——从抽象认识论到生存论本体论》,《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韩震:《思考的痕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杨耕:《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一种新解读》,见赵剑英等主编:《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韩庆祥:《实践生成本体论:马克思本体论思想解析》,《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等。

传统的断裂，是新的哲学传统的开端；谢永康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不是一种范式转型，而是一种辩证否定，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欧阳康认为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争论，使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内在地结合起来，并在社会历史领域引发了革命性变革。^①

在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上，有学者认为传统哲学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分析的科学和革命的方法论，是一种发现真实存在的本质和规律的历史批判理论即历史现象学；高青海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确立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吴晓明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瓦解了近代哲学“意识内在性”的立场；陈铁民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是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础和导向的辩证思维方式；崔唯航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前提是从“既成论”转向了“生成论”的思维方式；杨魁森认为马克思哲学超越了传统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建构了一种“关于人的自我理解”的历史思维方式；李成旺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消解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致思取向，超越了理性决定论、本体还原论的思维方式。^②

在批判论域方面，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在“存在论”的根基处发动的，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首先对准的就是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传统；仰海峰认为马克思哲学批判主要集中在形而上学批判、资本逻辑与总体性、社会批判理论三个论域；欧阳康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批判与现代性批判展示出内在一致性；张传开认为马克思哲学批判的主导语境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更不是生存伦理或价值哲学，而是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王德峰认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是与资本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资本批判才构成了马

① 参见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谢永康：《试论哲学革命的辩证进路》，《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欧阳康：《范式的哲学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维度》，《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等。

② 参见高青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陈铁民：《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崔唯航：《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杨魁森：《生活世界转向与现代哲学革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李成旺：《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与马克思哲学的革命》，《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等。

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等。^①

在哲学形态方面,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陈先达等学者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科学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都是对同一种哲学的不同称呼,而不是另一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哲学体系,所谓“实践唯物主义”是人本主义思潮的变种;俞吾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革命之所在,“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思想,也就是说,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的哲学理论;张传开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标志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杨耕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陈铁民认为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与实证科学水乳交融的新哲学理论形态。^②

在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方面,高清海、杨魁森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转向了现实生活世界,实现了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关照现实的人,使“无家可归”的人得以重新“安居”;孙正聿认为马克思开辟了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宗旨,以时代性问题为对象,以实践反思为根基,以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为灵魂的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道路;陆杰荣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起步于西方形而上学内在的逻辑领域之中,又实现了对西方形而上学内在逻辑的实质性反叛;吴晓明、王国坛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革命标志着“超感性世界”的彻底崩塌,哲学从此扎根于感性世界的地基上;崔唯航等学者认为马克思终结了理论哲学的强大传统,开辟了实践哲学的现代路向;旷三平、吴育林等学者认为马克思推动哲学从抽象形而上学还原为生活形而上学,建构了主客观统一的具有现实生活意义的实践形而上学;杨耕、邹诗鹏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实现了从知识论路向到生存论路向的范式转换;王晓升、陈铁民等学者

① 参见崔唯航:《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资本逻辑与总体性·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哲学的三个批判维度》,《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欧阳康:《范式的哲学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维度》,《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张传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的确立》,《哲学动态》2008年第6期;王德峰:《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王德峰:《论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存在论境域》,见赵剑英等主编:《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等。

② 参见陈先达:《处在夹缝中的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俞吾金:《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张传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的确立》,《哲学动态》2008年第6期;陈铁民:《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等。

认为马克思抛弃了以追求绝对真理和“解释世界”为己任的思辨哲学，建构了“改变世界”的哲学。^①

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对马克思人学革命进行了研究。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研究的热闹场面相比，关于马克思人学革命的研究则要相对冷清一些。袁贵仁最早提到了马克思在人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但并未系统论述马克思的人学革命。他说：“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中包括十分丰富的人学思想，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是人学研究历史上的重大变革。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学空场’，这是歪曲；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包括人学思想，这是误解。”^②近年来，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人学革命进行了初步研究，主要论域有：马克思开辟的人学道路；马克思人学革命的历史背景、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以及当代价值；马克思人学与西方传统人学以及现代西方人学的关系；马克思人学革命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等。^③

① 参见赵剑英、俞吾金主编：《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杨魁森：《生活世界转向与现代哲学革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陆杰荣：《从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看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6期；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王国坛：《感性的超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基础》，《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崔唯航：《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孙正聿：《生存论转向的哲学内涵》，《哲学研究》2001年第12期；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俞吾金：《对马克思实践观的当代反思——从抽象认识论到生存论本体论》，《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杨耕：《马克思哲学与“生存论转向”》，《哲学研究》2001年第12期；邹诗鹏：《生存论转向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现代哲学》2002年第11期；陈铁民：《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福建论坛》2006年第2期；王晓升：《形而上学命题的困境与马克思在形而上学领域中的革命》，《哲学研究》2007年第11期；王南湜：《走向实践哲学之路》，《学术月刊》2006年第5期；吴育林：《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形而上学》，《学术研究》2006年第8期等。

② 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7～8页。

③ 参见韩庆祥：《马克思开辟的人学道路》，《江海学刊》2005年第5期；孙正聿：《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张奎良：《实践人学：马克思哲学的最终归结》，《哲学研究》2006年第5期；张曙光：《“生存与发展”问题和生存论哲学》，《哲学研究》2001年第12期；贺来：《实践与人的现实生命——对“生存论本体论”的一点辩护》，《学术研究》2004年第11期；邹诗鹏：《生存论转向与当代哲学转型》，《哲学研究》2001年第12期；邹诗鹏：《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林剑：《论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理论的深刻革命》，《哲学研究》2006年第9期；赵义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人学革命》，《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池忠军：《马克思人学的转折与哲学革命》，《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郭庆堂：《人在途中：马克思人学在人学发展史上的革命变革》，《聊城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等。

近年来,学术界对“以人为本”的研究颇为活跃,研究成果颇为丰厚。但是,将马克思的人学革命与“以人为本”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并为“以人为本”提供元哲学层面的理论依据和论证,则似乎少有人关注。

“方法取决于问题的本性。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会直接影响研究的结论。”^①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学术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本书主要采用深耕文本法、比较分析法、系统研究法和由果溯因法。

1. 深耕文本法

深耕文本法的精髓在于拒斥一切外在权威,回到文本本身,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文本进行详尽的甄别、阅读与把握。恩格斯曾经告诫约·布洛赫:“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②恩格斯曾经的“告诫”对我们任何一个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来说,都是应该切记于心并付诸实践的。这一方法对于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的研究,毫无疑问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尽管这可能会比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要“难得多”。现在对马克思人学的研究,有一种不良的倾向,即:极少数学者往往不是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通过对文本的研究来发展马克思的思想,而是立足于传统教科书中教条式的解读,或者仅仅局限于通过恩格斯的论述来了解马克思,这必将导致对马克思人学存在论思想的误读。现在“回到马克思”势为必然。笔者认为,“回到马克思”的核心应在于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之中,通过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反复阅读、再三咀嚼,首先弄清马克思本人究竟说了些什么,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挖掘其内在逻辑线索,以最终揭示马克思文本中所蕴含的深层思想。阐释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必须将深耕文本法作为一个基本方法贯穿始终。

2. 比较分析法

阐释马克思人学的存在论革命,毫无疑问必须采用比较分析方法。只有将马克思置于历史的语境中,通过纵向的、横向的比较,才可能把握马克思人学相对于西方传统人学,乃至现代西方人学的超越性,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开辟的人学的存在论道路当代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人学发展史上的科学形态,已经超越人类文明史上其他的人学理论成果。但考虑到马克思人学诞生于欧洲这一历史环境,

① 韩庆祥:《马克思开辟的道路——人的全面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1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697页。

所以主要是将马克思人学的存在论思想与西方传统人学的存在论思想进行比较。在西方传统人学中，考虑到马克思人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人学和费尔巴哈人本学这一事实，或者说马克思人学主要是在批判他们的基础上走向成熟的，所以又侧重于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人学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近代感性主义人学展开比较研究。

3. 系统研究法

马克思并没有构建人学思想的概念逻辑体系，或者说，这样的体系人学正是马克思所要“终结”和“消灭”的。但是散见于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各部著作，甚至包括他的私人信件、手稿、笔记中的人学观点却构成了一个科学的、丰富的思想体系。所以，对马克思人学存在论思想的研究，不能局限于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尤其是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早期的几部著作，而必须对马克思的全部著作进行全景式的把握，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人学的存在论思想的全貌。另外，马克思人学存在论革命也并非是对西方传统人学中某一流派存在论思想的突破，而是对整个西方传统人学的存在论内核的彻底颠覆，是对西方人学存在论传统的整体超越。所以，只有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发动的人学存在论革命及其所建构的科学人学。

4. 由果溯因法

由果溯因法的实质就是从公认的、得到充分展示的结果出发，来追溯事物产生、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由果溯因法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所贯彻的一个基本方法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对这一方法给予了具体的描述：“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可见，所谓“由果溯因法”，或者说“从后思索法”，就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出发，通过“由果溯因”的逆向运动，来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指出这一方法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92页。

之后才能理解”^①。这就是说，事物的各种因素和关系，在其初始阶段，往往是隐而不露的，只有在其充分发展、展现之后才能被充分认识。“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②“由果溯因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本书把“由果溯因法”作为一个基本的研究方法，以马克思在人学上“完成的结果”为出发点，来追溯古希腊人学直至近代人学，把握人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立足于当代视野，科学地阐释马克思在人学思想史上所完成的这一场存在论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页。

第二章 寻根意识：开启存在之维

当代美国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指出：“不管是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推动力都是企图把各种事物综合成一个整体，提供一种统一的图景或框架，在其中我们经验中的各式各样的事物能够在某些普遍原理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或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普遍本质或过程的各种表现。”这正表明了人类思维对统一性的寻求，这就是人类的寻根意识。

第一节 寻根意识：人类与生俱来的超越本性

人类理性天然具有一种对事物穷根究底的品格，对人自身也一样，天然地要求反思人之为人的终极根据。这是存在论的追问。

那么，何谓“存在论”呢？这首先要从“Ontology”的英译开始说起。

“Ontology”一词，受日本哲学界的影响，被译为“本体论”，后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争议一直未断。^①“本体论”最基本的含义通常被界定为“关于存在的学说”、“关于存在的一般理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说”。在这种意义上它同亚里士多德所称的“第一哲学”，即研究终极原因和原则或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同义语。可见，“Ontology”译为“本体论”的确容易导致“实体化”的倾向，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均倾向于把它译为“存在论”。从人学的范围来说，“存在论”即寻求人之存在之最后根据的学问。

哲学本体论具有三重内蕴：其一是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即关于“存在”的理论，也即通常所说的存在论或狭义的本体论，这是一种通行的看法。如物质本体、上帝本体、理性本体等；其二是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即对自己所承诺的“本原”或“本体”进行逻辑论证，使之具体化，获得知识形态，这是通常所说的本体论哲学(知识论哲学)；其三是体认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即通过对终极存

^① 参见杨学功：《关于 Ontology 词源和汉译的讨论》，《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第6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亦可参见杨学功：《传统本体论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现代哲学》2002年第1期。

在的确认和终极解释的占有，奠定人类自身终极价值的关怀，奠定人类安身立命之本，这就是价值论或意义论概念上的本体论。^①如“自然是人的法则”，“人是万物的尺度”，“上帝是最高的裁判者”，“理性是宇宙的立法者”，“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些表达特定时代精神的根本性的哲学命题，就是哲学本体论历史地提供给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它们历史地构成人类用以判断、说明、评价和规范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即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

但是本书仍遵循国内的通常习惯，主要是在追寻终极“存在”的意义上，将“本体论”与“存在论”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即只是限于用来指称构成任何哲学(人学)基础理论的一个分支，即关于“存在”的理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等并列。因为任何完整的哲学基础理论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存在论，也即本体论(形而上学)。本体论(存在论)是整个哲学(人学)理论大厦的基础，没有本体论(存在论)的哲学(人学)是漂浮的、肤浅的、无根的。

现在有一种倾向，把本体论形态单一化、凝固化，以历史上某种具体形态的本体论哲学之误而否定一切“本体论”的合理性。现代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但结果竟是这样，“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现代西方哲学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哲学派别。一个个哲学派别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构成一个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哲学舞台上，斑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②，以致罗蒂借用了好莱坞的行话来形容哲学场景的漂浮境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③应该说，本体论追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意义。“本体论追求的合理性在于，人类总是悬设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想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本体论追求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

① 参见孙正聿：《孙正聿哲学文集·哲学通论》，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第286页。

②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282页。

③ R. Rorty: *The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216.